

悠悠青石巷

□项德林

重庆市万州区(旧称“四川万县”)的青石巷现在已经消失,它的上半部分取而代之的是一条宽敞的望江大梯道和两旁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而望江大梯道在不经意间就成了网红打卡点。它的下半部分则融入175米水位线下的长江,成为一段了无痕迹的水下遗存。到了夜晚,在特效灯光的烘托下,望江大梯道显得如梦似幻,与微波轻漾的高峡平湖相映成趣。

当我流连望江大梯道,故乡已成他乡,但青石巷悠悠继续而来,化为时光记忆袭上心头。

过去,青石巷蜿蜒延伸到江边,就像象鼻汲水。两边是错落有致的民房,大多是平房,最高的也不过三层楼。房屋结构不一,有条石砌成的,有土木结构的,还有砖混结构的,简直就是江城民居发展的一个缩影。

这是一条由条石板铺就的小巷,最长的条石约三米,而最短的只有一米左右。小巷有些年岁了,小巷里年纪最大的老人,其爷爷的爷爷就已经定居在这里。

每一条条石已经被无数双草鞋、胶鞋、皮鞋磨得没有了棱角,外缘呈现出不规则的弧形,就像巷里的老人们那饱经风霜的前额。条石的外侧因长年累月经风沐雨,染上一层厚厚的墨绿色的

苔痕,“青石巷”倒也名副其实。

清晨,薄雾从江面弥漫开来,青石巷就掩映在这雾霭之中,若隐若现,仿佛一个蒙了面纱的姑娘,风姿绰约。小巷开始热闹起来,“小馒头,小包子哟!”“豆浆、油条,热烙烙的哟!”……小商贩们总喜欢在那慢条斯里的叫卖声中加入更长的后坠音,似乎只有这样才能激起人们的食欲。接着,便是父母急促地催小孩上学的声音,有哄的、有吓的、有嗔骂,声调里却只洋溢着“爱”字。

当一切都归于平静的时候,老人们开始踱出家门。一人手拿一只小凳、一杯茶,聚集在青石巷那棵黄桷树下,围坐一团,摆起了龙门阵。他们谈古论今,有时还为某个话题争论得面红耳赤,非得有人出面打圆场才肯罢休。若是碰到哪位时尚女郎踏着青石板从身边经过,老人们会一起注目打量,目送女郎的背影消失在青石巷的拐角处,只有节奏感极强的“踢踏”声留在那悠悠的青石板上。这时,老人们会回过脸去,继续沉醉在海阔天空的龙门阵里。

正午的青石巷里很少有人影,只有几只小鸟飞到某家屋顶,或飞到半空中的电线上,偶尔叽叽喳喳地叫上几句,似感叹,似唏嘘,抑或是歌唱,或者什么都不是,只是想在那百无聊赖中清清嗓门。

青石巷就在这静谧中沉思,像一辈子居住在这里的长者一样思考过去,像买了新房就要搬离这里的中年人一样思考现在,也像那些居然能在一级一级的石阶上踢球的顽童一样憧憬未来。

太阳渐渐黯淡下来,在对岸如黛的大山顶上摇摇欲坠。当太阳的半个身子陷在山的那一边时,金色的余晖便不遗余力地洒在江面上,也洒在青石巷的屋顶、树梢、青石板上,还有人们的脸上。

“呜……”,随着高亢的汽笛声,一艘豪华客轮从大江尽头驶过来。青石巷里的某一扇窗突然打开,一个男人探出身来,向客轮望了望,摇摇头,又将身子缩了进去。“小李子,未必恁个热的天,你还想堂客回来煨脚是啵?”那个叫小李子的男人又把身子探出来,冲巷道嘿嘿地憨笑两声,“还早呢,出船还不到一周,哪儿有恁个快哟!”

夜色越来越凝重。青石巷上面的新城霓虹闪烁,与青石巷家家户户从门缝、木窗里闪现出的昏黄的灯光一道,向江面倾泻下去,在波浪的碎影里荡漾开来。

记忆被一声汽笛拉回,那是平湖游轮发出的时代回响。恍惚中,巷口响起了熟悉的二胡声,悠扬婉转。

草帽

□周天红

草帽,看着普通,却是乡村夏天离不开的物件。

草帽的用途大着呢,可戴可垫还可以扇凉风。高坡上干活干累了,找个阴凉的地方,随手把草帽从头上取下来,垫着坐,歇口气,方便。要是坐着还热,赶紧从屁股底下取出来,摇着扇风,就会凉快多了。

当然,大多时候,草帽是顶着遮太阳的。乡下人干活,都是顶着太阳干的。扯杂草,铲农家肥,挑麦子玉米稻谷,哪样都得顶着太阳干。不顶着太阳,只想等天阴或是下雨再干,庄稼活说不定一样都干不成。挑麦子挑玉米挑谷子,要是不顶着太阳忙活,麻烦就大了。要是晒不干,变霉变烂或是出秧子了,一季的收成就会打水漂。

草帽普通,但也是来之不易的。村子里,只有村西头刘三叔能编草帽。刘三叔编草帽的手艺,是向他爹学的。编草帽需就地取材,用的全是麦秆。麦田

收尽时,麦秆一捆一捆地挑回家,全堆在后院的柴棚子里。麦秆一根一根去了叶去了皮,打整得干干净净,金黄金黄的。麦秆收拾好,再一根一根放在老磨盘上压平,就是编草帽的基础材料。

编草帽可是个细致活。一根一根麦秆在刘三叔的手里,左转右转上翻下翻再翻来转去,那三个指拇宽的麦带子就出来了。一根一根的麦带子一圈一圈地缝上,一个草帽就成了。这时的草帽还只是一个雏形呢。一剪子一剪子修剪那些麦秆头子,再精心整整型,涂上一层桐子油,拿到太阳下晒着,油亮反光,漂亮得很。要是想再漂亮一些,用毛笔蘸着些花花绿绿的涂料,雕花绣朵,山水云雾,花鸟虫鱼,人物建筑,那哪里是一个草帽哟,简直就是一个艺术品。

当地有句俗话说,为人不学艺,挑断扁担棍。意思是说,你不学一行手艺,就只有挑扁担玩笨活。刘三叔学编草帽,那是学成了的。白合场离村子口八

里地。逢白合场赶乡场的日子,刘三叔大清早起来,挑着一挑草帽对直就去了白合场。用不着小半天的功夫,他的一挑草帽准能卖完。

在乡下,要是你草帽都买不起一个新的,那就是一个夏天的笑话。后山半坡上的赵老六,人勤快,心耿直,爱琢磨庄稼活。可是,那年,村子里的媒婆王二娘给他介绍的姑娘上门相亲。那姑娘远远看着赵老六从地里回来,戴着只余下一个草帽顶的烂草帽,转身就走。姑娘说,既然是相亲,家里再穷嘛,草帽该戴个好的呀。一个草帽,惹了多大的祸。

好多时候,站在城市的路口,听着风吹来天边的消息,我知道,好多东西就住在自己的记忆里。哪怕是一个草帽或一阵凉风。

夏天,一顶草帽戴在头上,心里踏实。有雨挡雨,有风遮风,有太阳顶太阳,再热,心里凉爽就安逸。

舒服的姿态

□王太生

日常之态,是舒服的姿态,四肢放开,轻松自在如一棵树。

人舒展时,其心情也舒服,内心轻盈,散淡而安静。

舒服的姿态,要到古画中去找,中国古代文人画家笔下有大自在。

王维的《山阴图》,山道旁,有人独处,有人濯足,有人对谈。独处的那个人,端坐小舟上,船的一半,从山石后伸出,一半缩在山石后面,半闭半现,半开半掩,那个人好像什么也没想,就这样临水坐着,我似乎感觉纸上舟在微晃,那人筋络打开,张展如叶,却是极舒服的姿态。

明代仇英的《南都繁会图》,一幅南京版的“清明上河图”,描绘了六朝古都的繁盛市井。大街上走着、坐着、站着、闲聊着的小人物,都是舒服的姿态。有人骑马,有人坐轿,有人观望,有人吆喝,有人走神发呆。

为什么这样的市井姿态,反而给人

舒服和轻松的感觉?没有扭捏和忸怩,皆是在自然状态下的真实流露。

明代画家吴伟的《树下读书图》描绘乡下一文士,农忙之余倚着一头牛,席地而坐,掏出一本旧书津津而读,甚是快慰。这样的耕读,虽足蹬草鞋,身处荒野,仍令人好生羡慕。

历代古诗中,极喜欢这一句:“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躺在草上多舒服啊,小儿嫩嫩的肌肤与嫩嫩的草接触、摩挲,细腻而温存,人与自然,相昵相亲。

垂钓是舒服的姿态。好友王小米夏日常出门夜钓,他坐在河边,支一盏小灯,光束四散,裤脚卷得老高,索性脱了鞋袜,就这么裸足踩在河边青草上,心情与触觉俱佳,就这样,一边看水的灯光,一边看远处。

人在忘情地吃时,也是舒服的姿态。吃一碗面,里面放油和辣椒。他吃

着面,头支棱在一边,甚至可以说是歪着,吃得很投入,吃得舒心满足。

有个朋友去山里,他觉得在石头上睡一觉是天下最妙的事。与友人踮脚野油菜田,野地望天会看到什么?看那些白云变幻,或如骆驼散步,有一人牵着,大步流星;或如几只毛色纯白的小马驹,追着妈妈在跑;或如一介农夫,荷锄带月归;又如一个驼背老者,站在村口,手搭凉棚朝远处眺望,等待儿孙归……不承想,高天之上,竟如此生动。头仰着,时间久了,脖子或许会有些酸,但野地里清风徐徐,流动着花香、泥香、水气清香,坐于田塍,也是舒服的散漫姿态。

人像一片叶子,或一根藤,舒展、延伸,有叶子的微微呼吸和藤的肉眼所看不见的轻移慢爬。

日常生活中,觉得舒服的状态,就是好状态。

觅梦

□孙莹

离别伴随着成长,离别更是一种情感的延伸。

小时候,因为父母外出打工,我寄养在爷爷奶奶家,我和父母间过着那种聚少离多的生活。那时的他们在我的童年记忆里就只是一个匆匆的过客,爷爷奶奶的臂膀成了我最坚实的依靠。

记忆里,我和爷爷一起待的时间最长。那时,爷爷是生产队队长,他出门会用凉背篓背着我出去处理事情。时不时地,他会将路边的狗尾巴草折下来递给我玩;偶尔我也会因为太过无聊,趴在他背上睡着了,口水会打湿他的衣服。当我醒后,他会问我:“梦到啥好吃的?”

我在爷爷的背上度过了最快乐的童年时光。童年的岁月不需要任何修饰,那是一段恒久的记忆。我那肉嘟嘟的外貌,惹来了不少人的青睐,这家给我拿一个蛋,那家给我抓一把瓜子,我俨然成了“人生赢家”。

后来,爷爷因为年龄大了,不再当队长。那一年,奶奶因为突发疾病,离开了这个世界;也是那一年,我被务工回家的爸妈接回了家里。

我被接走那天,爷爷给我装了一筐鸡蛋,我流着眼泪在那慢慢数着,到离开时,都没有数清数目。

后面的日子里,由于要到乡镇读书,我只能在每周末去看看爷爷。一竿青铜的烟枪成了他的陪伴,老屋门前的梨树下面那片空地是他空闲爱待的地方。我每次去看他时,都发现他坐在梨树下凝视着远方,嘴里含着烟枪,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我可以肯定,爷爷是在回想奶奶。虽然奶奶去世那会,我没有看见他哭。

我每次去看他时,他都会特别高兴。记得有一次,我因为生病请假,刚好父母不在家,我就去了爷爷家。他一边问我生病的情况如何,一边用他那笨拙的手艺煮着晚饭,额头上布满了汗水,那应该是我人生中唯一一次吃爷爷煮的饭。现在回想起来,我吃过各种味道的饭菜,但爷爷做的那一顿饭让我至今难以忘怀。

我也曾在梦里的每个角落去寻找,却未曾找到一缕熟悉的味道。

爷爷是在春天的时候离开这个世界的,他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当岁月蹉跎了时光,我们才后知后觉。我跪在他的遗像前,独自哭泣。回忆着我童年里,他耐心待我的点点滴滴。那些沉甸甸的记忆,我只能用余生的时间去慢慢消化。

不是所有的伤痛都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有些悲伤只是被我们保存在记忆深处了,一种熟悉的味道、一句熟悉的话语也很难将过往的记忆唤醒。

爷爷离开后的日子,孤独就像漫长绵密的春雨,将我的内心打湿。惆怅像潮水一样将我包围。我遥望着西边的山峦,夕阳正在对着山谷点头。时间的流逝终不能将心头的皱纹抹平,我带着遗憾在夜色中反思。

我在一天夜里梦见了爷爷,他跟我说了很多话。我悟到:最好的相遇不是在路上,而是在心里。回忆亦是一种重逢,我在回忆中找到了自己心灵的土壤,我也在回忆里寻觅到了精神的故乡。

后来,我渐渐明白,亲情是一杯永不熄灭的温暖,世间所有的错过,都无需重逢。我们是在不断的离别中成长。唯愿所有的故事,在梦中都有一个完美的结局。